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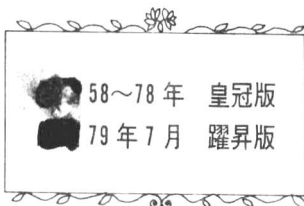
七色橋

華嚴



七色橋

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華嚴小說3●

ISBN 957-630-068-1

七色橋

作 者／華 嚴

發 行 人／吳貴仁

總 經 理／林蔚顯

責任編輯／蘇秀玉

美術編輯／許瓊禧

出 版 者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製 作 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 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劃撥帳號／1188888-8

印 刷／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電 話／(02)9868421 9811187

總 經 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地 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電 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初 版 1979年7月

初版五刷／1981年6月

元 第 新台幣160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智慧的燈

作者●華嚴

本書是華嚴女士的成名作。以一對絕頂聰慧的大學生爲中心，描述他們由初遇、相戀，至於生離的故事。其間有深刻的心理刻劃、清逸犀利的對白，充滿哲人的睿智及赤子的善良。

在男人的感受中，每位純真少女的心都是一盞智慧的燈，她們的心靈閃動的節奏，本身就是一首絕妙好詩。作者通過文字的編織，回溯其少女時代的見聞閱歷，完成此扣人心絃之作，使讀者在閱讀之時，也同時分享其智慧的光芒。

定價●一五〇元

神仙眷屬

作者●華嚴

愛情是人間感情中最動人的一種，然而真情難尋，一旦尋著，也很難長久把握和維持。本書將一對老夫妻多年的故事、現階段的情境變化，以及彼此間的恩恩怨怨，全以對話方式表達，全書無一句敘述的文字，是一項嶄新的創舉。文字中充分流露出豁達、包容、幽默、真摯等生活的智慧。

人間真正的美滿配偶並不多，是佳侶或怨偶，全得靠自己去調理。長者之言是生活經驗的累積，甚至是受過挫折所得到的教訓，值得人間男女細細咀嚼並引以為鑑。

定價●一六〇元

飛 雙 燕

作者◎華嚴

她們是一對美麗的孿生姊妹，姊姊聰慧固執，妹妹熱情純真。父親在多年前和母親離異，另立家室，十多年來她們和母親相依爲命，如今母親卻又捨棄她們，獨自飛往異邦，嫁給昔日的情人。在萬分不願意的情況下，她們投靠了生活富裕，事業順遂的父親。

他是父親現任妻子的兒子，他們一直水火不容、彼此敵對。但是每當她孤獨無助的時候，他總會伸出援手……而上一代的是非恩怨、糾纏瓜葛，使得她強自壓抑自己的感情，排斥他的深情……

上一代的恩怨爲何而結？這一代的情愁因何不解？請看作者以慈悲的襟懷提示讀者如何面對人生和周遭一切的人、事、物。

定價◎一五〇元

秋的變奏

作者●華嚴

三個不同典型同室而居的少女，牽引出動盪時代中變亂錯綜的悲歡離合，書中有青春的放恣、遲暮的懺恨，及說不盡或明或晦的情結，是現實社會的縮影。

作者以生動白描的對話，暗示時代的脈搏主宰著人的命運，也烘托了人性潛在最真誠、最美的一面。生死聚散，都留下人生如謎的質疑，有待讀者的解答與鑒賞。

定價●一五〇元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七色橋 / 華嚴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躍昇
文化出版 ; [臺北縣] 中和市 : 三友總經銷,
民79
面 ; 公分. -- (華嚴小說 ; 3)
ISBN 957-630-068-1 (平裝)

857.7

80002882

000296



七色橋



棄貓徙遷

● 華嚴

從「智慧的燈」直到「燕雙飛」，我的書未見登上排行榜。排行榜是近年來新興的玩意兒，我不甚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，但銷書量和一個作家有密切的關係，那是不容我不了解的。「秋的變奏」還在連載中，來日出版是否榮登排行榜寶座屬未知。但我有自知之明，十之八九，它仍是一隻不被青睞的棄貓。

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間，政治大學中文系有位從土耳其來華的名為康百世的研究生，印了一萬多份上有三十位長短篇小說作者名字的單子，分發給台大、政大、文化、輔仁、世新五校的學院學生。請大家各圈出三位他所喜愛的作家。同年十月九日，呂光教授帶康百世先生到我家來，給了我一張上有統計後衆人所得票數的報表。康百世說因為我甚受讀者歡迎，所以他特來看我，並和我商量希望把我的作品由他本人翻譯為土耳其文。我忘了自己當時對他說了什麼話，如果不是今天因為想查明我何時把作品交給皇冠出版社出版，而把民國五十八年的日記找出來，我則連康百世先生曾經做過那麼一樁可使我高興得永銘於心的壯舉，也只得一乾二淨了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轉眼已是二十個年頭。五十八年一月，我把在聯合報及香港時報聯合連載完

畢的長篇小說「和風」交由皇冠出版社出版。連同八年前在文星書店出版的第一部小說「智慧的燈」，以及後來的「生命的樂章」、「七色橋」、「玻璃屋裡的人」一共五冊，全都交在平鑫濤先生手裡。接下去我又有一本結集成冊的作品，也由皇冠出版社一手經營到現在。

今年九月，我決定「着十六隻——加上「秋的變奏」成爲十七隻的棄貓搬窩，搬到由林蔚穎先生主持的躍昇出版社去。「智慧的燈」和「神仙眷屬」因皇冠方面餘書已不多，所以列第一、第二優先。之後當爲「七色橋」和「燕雙飛」。接著，按皇冠倉庫存書多寡而逐一撤退。「秋的變奏」則等候報紙上連載完畢後推出。承林先生答應傾力爲我策劃出書種種，從封面設計到印刷、紙張，……無不力求盡善盡美。如此，我的一窩野貓就像洗個澡、整理了毛髮，還在脖頸上繫了蝴蝶結，以全新形貌呈現讀者面前。如此它們是否能爲出版界新寵而登上排行榜寶座呢？我可絕對一點兒把握也沒有呀。如果它們棄貓依舊，我除了對林先生有份深深的疚歉外，別的倒也無可介意。可不是，窩囊情況由來已久，我也早已安之若素，不至於二、三十年後的今天，忽然動心起來吧！

民國七十八年九月



燠熱，北台灣的六月天。

他獨立庭院，頎長的身子投影草地上；朦朧夜色，白襯衫自能顯着，因此寬闊的肩膀也清楚，腰直腿長，深灰色的西裝褲這便很出色。

「黃，你的體態就像我們西方人。」有回葛麗絲閃亮她碧綠的眼睛說。

「但我是一個東方人，葛麗絲。」

「我相信你身上流有西方的血。」

「這不是恭維，my dear。」

中國人不應該停留在「東亞病夫」中，這是很起碼的；說來不能怪別人偏見，我們自己的努力很有限。但是，這個「他」，這個葛麗絲口中的「黃」，不愧是萬千中的一個優秀而且上進的中國人。八歲的時候離開父母，在英國整整二十一年，英國可算他第二家鄉，但他相信祖國比英國更加需要他。四海同質的水，穹蒼一色的天，每個人卻少不了有個自己的家。雖然他這次回來為

項私事，期望回到祖國，卻不祇是一朝一夕的心願。

燠熱，他揩抹臉上的汗珠。

穆公館，這矗立夜色中的宅第，帶一份無法明瞭的蒼茫：像天上的滿月，出沒濃凝的烏雲裏。穆立強，這偌大宅第的主人翁，該稱他一聲世伯——父親當年的隨從祕書。他回到台灣就來尋找他，把他留宿在這裏。他對他印象不深，離了父母，也就離開他。隱約記得他的一雙眼，深陷而且暗沉；他的笑，剛才在筵席上笑過的，也就是那種笑聲。

蹂踏青草，舉頭見寥落疏星。餐廳客廳裏都有冷氣，院子裏的空氣比較舒暢。他是這晚宴的中心人物，暫時的離席當能邀得原諒。剛才談到在大陸上死難的他的父母。回想那輝煌的重慶時代，民國三十四年全面勝利，上海、南京、北平三處跑，黃家和穆家就像手和足。現在，穆老伯一家在這兒幸福的團聚，而他父母的屍體落土沒有棺材裝。留下他，一隻孤雁，單獨地飛。他耐得住單獨，但是二十一年，整整的二十一年沒再見到父母的面。父親的充滿了愛的眼睛，母親的熱吻和熱淚，都只好向回憶裏追念，夢幻裏尋求。

「黃大哥，黃大哥！」

穆次莉向他飛奔着來，一隻春天的鳥兒，盪開的裙子就像靈活的翅膀。他沒有見過穆次莉，十六七歲吧，穆太太身上懷着她時來到台灣，他依稀記得父親給他信中提過這回事。

「來，來，黃大哥，大家等着你切蛋糕啦！」穆次莉喘息着，一把抓着黃洛天的臂膀。

「切蛋糕？爲什麼要我切蛋糕？」

「你自己不記得？飯桶！你活着做什麼呀？姊姊說，今天陰曆五月十五，剛好是你的生日！快嘛，蠟燭都快點光了！」

喲，真的，陰曆五月十五日。離開了父母，姑母一去世，就住在葛麗絲的父親那位老教授的家。外國人不懂我們的陰曆，他自己又從來不注意這些事；這生日多少年被遺忘。現在，穆長慈——結了婚的他的童年友伴，記得他生日？穆次莉拖拉着他，不由他多思多想。一個前引，一個後隨，一步步落腳青草地。明淨的長窗一片光亮，白色窗紗裏人影晃動；那杯酒還在胸口溫，熱烘烘遍透全身。

回到廳裏，大家果然都在等待；穆長慈領先唱〈祝你生日快樂〉，她從小歌喉好的。她何必提起我的生日？這些年了，彼此間不通音息。他不由望她一眼，接着她向他投來的目光。紅色的旗袍，合適的裹着苗條的身材。他和她握別時她也是八歲，現在，完全成長了的穆長慈。他夢見她時她總是八歲，花短襖，花褲子，一根豬尾辮。她的眼睛，比潭水，比藍天。只是，這一瞥向她投來，藍天蒙霧，潭水帶寒。如果他還是可以無所顧忌，他會像小時候常常問她那樣問一句：「怎麼了，我的小潑婦？」

「唉喲，唱個什麼勁兒嘛，快點兒切開蛋糕吃吃不就結了嗎？」這是穆元德，長慈的弟弟，次莉的哥哥。歪扭着左腳不停地擺划，緊繃着的窄褲子，懶洋洋的倚靠窗旁，嘴裏一根牙籤。

「洛天，吹罷，把蠟燭吹了。」穆立強拍拍黃洛天的肩膀，手中一隻煙斗，在他缺乏油脂的鼻子上不停地摩擦着。

「慢着，」次莉笑着叫：「讓我數數看，一共多少根蠟燭。」她的白嫩指頭點呀點的：「二十九根！喲，姊姊，黃大哥真的這麼老了嗎？」

穆長慈沒答話，她的丈夫牛正碩在一旁笑了笑，說：

「次莉，你怎麼可以說黃大哥老，今年你姊姊生日，蠟燭也是二十九支呀！從明年開始，我得替她一年減一支了。」

「好主意，」穆元德走來一拍牛正碩的背：「兩年一過，我可就是長慈的哥哥，你是我的妹夫了。我既不必多聽長慈的訓示，有什麼事找你時，你記住應該『孝悌忠信』。」

「洛天，吹，吹，吹蠟燭！」穆立強催促：「選個人幫你一道吹，次莉吧。」

穆次莉很高興，圓臉孔紅潤潤的；努起小嘴巴就吹，二十九支蠟燭全滅了。把刀子交給黃洛天，事實上還是她「主廚」；橫着來斜着去，一塊蛋糕五馬分屍。放下刀子，食指在上面只一鉤，一團奶油。伸出舌頭嚐了嚐，說：「不錯，黃大哥，你嚐嚐。」抹了黃洛天一鼻子。

大家分食蛋糕。牛正碩走近黃洛天身旁，打量着，像他決定買什麼股票時一樣仔細。黃洛天回國，穆立強把他留在家中，是上個禮拜的事。今天第一次，穆長慈和他會見了黃洛天。穆太太住在牛家。黃洛天抵達後第二天便到牛家拜訪她，牛正碩和穆長慈都不在，算是失迎。現在牛正

碩看着妻子，她坐在她的母親身旁默默地吃蛋糕。穆太太更沈默，蛋糕嚐了一口就放開，心事重重的模樣。他不大理會丈母娘的心事，一共幾重，黃洛天這種人，「值得」和他攀談的。

「黃大哥。」牛正碩開腔了：「你今天敬了長慈一杯酒，真是應該。她向來不記得我生日是那一天，更不用說替我準備蛋糕和蠟燭。」

「得了姊夫，那一次你過生日留在家裏和姊姊一塊兒慶祝的？」穆次莉說着又給自己添了一大片蛋糕。

「胡說，我不和你姊姊一塊兒過生日和誰一塊兒過生日！」

「這問題可得問你自己。反正姊姊生日總是媽媽姊姊我們幾個人在一起，你生日也是我們幾個人替你過。」穆次莉吮一吮她的大拇指。

「我生日你們『替我過』？哈！次莉，難怪爸爸說你是活寶，我說你是個大活寶！」

「管我大活寶還是小活寶，關你什麼事？對了，哥哥告訴姊姊，你前天又和麗麗舞廳裏那個女人鬼混；哥哥說那是情報，值得姊姊付他五百元。」

「你姊姊付了嗎？」牛正碩歪斜着頭顱。

「姊姊說……」

「次莉，」穆太太連忙打岔：「黃大哥是客人，你怎麼可以信口胡說惹笑話。」

「黃大哥不是客人，爸爸說他是我們自己人，黃心如老伯是爸爸的好朋友，是不是？媽？」